

# 大地春奔

(散文)

□宋扬

春在春的门口唤我,我不去,蝴蝶的旋舞该表演给谁?鸟儿的清音该鸣唱给谁?戴了口罩,我要去田野寻找曾经迷失的春天。

走进小区旁这一方窄窄的田野,我才惊觉,春已经热烈地、急切地、催逼着钻进我的肌肤,我的眼睛,我的耳朵,我的心。

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朱自清笔下混合了青草与新翻泥土气息的春风柔柔的,滑滑的。风里夹杂着温热,吻上我的脸庞,扑进我敞开外套的胸膛。春风沉醉在我的怀抱,我沉醉在春风的怀抱。我能感到,春风在微颤,她的心在荡漾,她的每一个毛孔和我一样都张开了在寒冬里紧闭的眼睛。

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春的左手在风中翻飞柳叶刀,剥开枯干的柳枝,生命的胚芽在苦难中盛开。如同分娩后的母亲,我看见了老柳挂着眼泪的笑窝。春在田野游走,春的右手提着七彩画笔。春走到一棵树旁,画笔把树冠一点一点晕染,落叶乔木走散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,一天接着一天次第回家。春不知疲倦地走着画着,画出碧绿的菜畦,画出荒草丛中嫩白的新根……春急着要在天地之间作一幅巨大的油画,像对灿烂的黄情有独钟的梵高或张艺谋,在某个迫不及待的时刻,春把所有的金黄一股脑儿倾泻给油菜花。黄色就炸裂了,在田野流淌成黄灿灿的河流。

春吹响生命拔节的号角。鸟儿抖开肥硕的翅膀舒活筋骨,重新飞翔。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,鸟儿如正在这方田野里劳作的农人一样知道冬藏春耕的生存哲学。油菜花火急火燎在田野燎原,只为未来的荚实累累。食用油菜叶和青菜没有未来可以期许,花一开,飙出薑,就到了被人间遗忘的时候,但他们愿意为自己活一把,哪怕只有一次。像夜昙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诚心诚意热热烈烈地活一把。

我站在春的门口,我听到风的呼唤。我看见去来去来的生命,像春风、像油菜、像柳叶儿、像空中的鸟,都在春的号角里向前奔跑着。

# 又见红梅开

(散文)

□颜晓林

有一种花,叫“特立独行”,它来,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。

紫微桥头的红梅开了!树枝上珠光万点,红艳艳的,壮观得让人惊叹!这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,因为在这之前,我日日路经江边都未曾发现,但或许是我未曾真正留意。

然而,完全绽放的并不多,大多还是花骨朵,一颗颗红珍珠一般娇俏地缀在枝头,一副清纯的小女儿神态。只有那么一两株亭亭玉立在那里,终究是寂寞开无主,因此,纵然暗香浮动,疏影横斜,好看是好看,却也难免让人觉得孤独,惹人疼惜。

若论起折枝习俗,却是由来已久,折梅枝就是其中一种。相传折梅赠客盛行于宋代,想来折梅者也应并非一

时冲动,而是把此举作为传递感情的一个载体。在临别欲远行之时,倘若有人送梅花来,此情此景怕是令人伤感,于是,梅枝也就被赋予了悲愁的基调。“江南无所有,聊寄一枝春”忆梅下西州,折梅寄江北”。然而,我终究未折,一来是当下无人可寄;二来,如此美好之物,也实不忍折。

梅一般栽在山岭、桥头、公园,抑或是院落墙角,待万物萧杀之际,才凌寒独自开放。

红梅的颜色也并非大红大紫或是粉红,而是玫红色,盈润,毫不媚俗。红梅一出,无论是在雪中或是在冷风中,都是那么惹眼、有精神!

凑近身去,隐隐可闻幽清的香气,绝不浓烈,这别具一格的寒香,也充分

体现了梅的高洁品性。

另外,梅的曲、欹、疏,总让赏梅的人觉得唯美如画,心神为之向往。

更难得可贵的是,梅身上有一股天然的傲气,它只是独自静静地绽放,不争春、不斗艳、不邀功、也不为讨好任何人。这种气质让人不能不为之注目,不能不让人心生欢喜,感慨人生能遇见也是一种福分。

我常想,如果我有一所园子,我要为它取名“梅园”,让梅花绕屋,梅影横窗,梅径沁香。而我呢?就在亭阁中看书、写字,或在花丛中自由呼吸、自由地笑。

好像已经等了好久了,好像有整整一年,终于又等到了梅的到来。

# 手表不只是时间的角

(小小说)

□红墨

爸,我想戴手表!女儿饱饱把书包往墙上的钉子一钩。

我一愣,咱家只有一个老爷钟,时常报错时。我又一想,便从饱饱书包里拿出圆珠笔,卷起她的小袖子,给她画手表。画“钟山”牌的,我还给画上“钟山”的字样。饱饱的胳膊微微颤动。我说别动,爸把“山”画成躺倒的“王”了。饱饱说痒痒,嘴角一直抿笑。我撮嘴对着“手表”哈口气,“手表”越发鲜亮。画好喽。我喊了一声。

饱饱一看,嚷嚷,爸,咋画得这么小呢?钟山”牌的表盘特大,是我故意画小的,饱饱的手腕太细了。我说,表盘大的便宜,像钟……饱饱嘟着嘴,我就要画大的。我用指尖蘸了唾沫,抹掉,重画。表盘和饱饱的小手腕一样宽。我又画上表带,一节一节的像铁轨。饱饱高卷袖子,举着“手表”,花儿怒放般笑着,一蹦一跳地弹出门。

“手表”模糊了,我便给饱饱重画。后来,饱饱竟要求我天天给她画一只。我说谁家有那么富裕天天换新手表?饱饱脖子一梗,我又没让爸真买手表?我就依了饱饱天天给她画新手表”。

爸画的手表昨天一个模样呢?有一天饱饱突然问。

我说,爸只记得“钟山”牌这样子。

那天,我给饱饱又画了新“手表”。饱饱惊呼,爸,咋三根表针一样长短、一样粗呢?

我说,爸画的都是时针,让时间走

得快一点,饱饱长大了,工作了,就能买真手表。现在可要好好读书喔!

饱饱把手表贴在耳朵上,爸,我听到了“嘀嗒嘀嗒”的声音,它走得真快。

后来,饱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田雯。我不认识“雯”字。饱饱说就念底下的“文”。对呀对呀,“雯”“文”,饱饱可有文化哩!

果然,雯雯赶上了1977年的高考,上了大学,有了工作,攒了钱便给我买了一只真手表,“上海”牌哟!可我忒不高兴,雯雯你自己都没买,咋给爸买了?我赖着不肯箍上表。雯雯也忒不高兴,爸,这款是男式表。她又脖子一梗,爸给女儿画了无数只手表,女儿就不能给爸买一只真手表?难道雯雯也给爸画一只假手表?是不能画。我只能乖乖地戴上女儿孝敬爸的真手表,“上海”牌哩!临睡前,我都要亲一口“上海”光洁、润滑的脸庞。

如今,我又迷上给小星星画手表。小星星是我的曾外孙女,学名博鑫,那个光头、胡子茂盛的中年男子先生起的。先生懂“周易”,解名曰,“博”,博士也;“鑫”,命里缺金哉。一套一套的。现在的手表款式繁多,那些儿童智能手表,表盘圆形、方形,颜色五花八门,还能定位和通话。可小星星偏撒着娇缠着我天天给她画手表。我隔三差五就要去一趟“华联商厦”,戴上老花眼镜,猫腰弓背地细瞅那个长长的儿童智能手表柜台。那位有两酒窝的女服务员老远就招呼我,

阿公,又有新款式啦!

我摊开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色笔,像当年在竹筛上摆满一圈儿雕花凿子,卷起小星星的小袖子。小星星的小胳膊白嫩,圆圆的,像莲藕……每回小星星都说,小星星最喜欢外太公画的手表,每天一个新花样儿。

时间在表针上悄悄滑走。我在90岁庆生那天,星星牵过我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,给我搽上袖子,在我右腕上画手表。我的手腕一抖。星星说,别动。我笑笑说,外太公痒痒。星星说,是这表太贵重了。我问多少钱一只。星星说,十几万元一只。星星正在给“手表”哈气,我兀地抽出手,甩着手腕,边问,啥表,恁贵?

劳力士。

老螺蛳?我惊异,是金螺蛳吧!是外国表。

不戴。外太公不戴洋表,外太公就戴“上海”牌。

又不是真表?外太公好可爱哩!星星拥抱我说,外太公,星星最喜欢您!

我抬起手腕,“金螺蛳”没能甩掉。细瞅,表盘上并没画着“金螺蛳”,而是描着洋文。我又突然发现,这洋表咋三根表针一样长短、一样细呢?

星星说,星星画的都是秒针,让时间走得慢一点,这样,外太公就不会老去。星星又把耳朵贴在洋表上,抬头说,外太公,它走得很轻、很慢……



把美好的时光
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

永康市作家协会

# 春天踏歌而来

□李征

轻轻抬起头  
我看见,那一片  
白衣胜雪的花海  
绚烂地绽放出  
季节  
动人的秘密

那一抹亮色  
那一种白  
像一道光  
一把利剑  
穿透了黑夜  
残留的阴霾

蛱  
慢慢褪去  
痛苦  
渐渐散尽  
大地  
悄悄苏醒  
最明媚的春天  
带着这一场花事  
从昨夜的梦中  
踏歌而来

# 鸭之言

□知水

春水  
渐渐地暖了  
新柳  
纤纤地摇曳  
我  
不忍心打扰你  
可我  
不知道怎么远离你  
所以  
我只好在  
碧玉般的水面  
划着一圈圈的  
涟漪  
给了你  
是最好的回忆

当这个世界  
春风  
传播着爱意  
我品味着  
浓浓的  
浓浓的  
浪花跳跃时  
诗意

时光  
虽然流逝  
但我  
总是江上春的  
先知  
下次次的柳岸  
绿云飘逸  
我还在这里等你